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新編  
第二十九回 策富強作書寄友 陳利弊得旨加官

卻說大家看了禁鴉片的論，原原本本確有見解，皆說：「官民認真，沒有戒不去的，此論一時雖不能行，芝苾兄你可與他傳了，日後必有人照此論來禁的。」芝苾道：「我亦要想如此，因與他錄下。」

是時月娥等已依了芝苾所說的放小腳的法子，果然腳皆放大，並那個賽金靠她腳壓丈夫的亦見了喜歡，亦將腳放大了。眾村婦女本羨慕他家雪花腳大能種田，今聞得有這個放腳好法子，並到魏家問了法子將小腳皆放大了，盡如男人一般。孔先生又見了水法，回去抖起勝分，仍到月如處並帶了子弟匠人令他二人教了又做起一個水法。回到山中。便叫山中人抬了回來，山中人個個歡喜。又聞婦人放小腳的法子，這住在山中的小腳婦人亦並將腳放大了，更好種田。這先生自從見了水法有利於民，便想：「洋人專在此等處用心，哪怪外國富強，心不白用。中國人只知在時文上用心，其實哪有利於人，只有害人。我是上半世被他害得苦極了。」心裡恨極便將所有時文檢出一齊燒去。合村見了又想：「先生榜樣在前，讀書如此通尚然無用，於是合村的讀書人亦一概將時文燒了。」鏡如見了說：「如今三件事我們兩個村坊皆不犯了。」水如此時亦知得大腳的好處，見了水法亦用心學起來。於是月娥一家人種田更不車水，腳又放得大了，人人皆能做粗事。聽了芝苾說上海軋花機器好，四買了一架回來，人人軋起花來。合村見了亦皆各置了一付，先生山中亦置了二三付。芝苾於是知洋務有用，要將自己學心本事做了條呈，把官府看看，便可設法改革天下男女的心腸。又想：自己不在官場，不通聲氣，想到華如。在蘇州候補，不如函照華如，請他做了這樁好事。於是作書寄華如，今錄其書于後：

華兄閣下：

自別英彩於今二年，海外歸來胸有所得，已與令弟仿照西法作機激水，貴村遠近見而效之，原阜瘠田皆成沃壤，國家致富之道皆可即小以見大。竊念先人令，謂今之大弊一時文，一鴉片，一纏腳，誠哉是言。某已於後二端彩良方考前史已設法創治，貴府男女並著殊效遐邇，化之風氣一變，繼自今餘布餘粟殊可操券。至於時文一項，苟洋務日興，嚼蠟陳言當必不滅而自滅。如今業師之為人兄所素知，今則刊方為環，效法西人，著作等身付之一炬，四方觀化，相率效尤，猗頓陶朱在在皆是。由是言之弊不去則利不生，三者之弊至於此極。閣下既已身親而目觀，當知今是而昨非，何不剴切上書，以身說法，倘蒙彩采，見諸施行，富國強兵皆在於是。若閣下心憚其難，不急振作，浮沉宦海，無有窮期。以某自思，往日功名博浪之椎，一擊莫中，今乃見異思遷，幸有奇驗，惜無權位未得推行，是僅為鄉閭討而未為天下計，此誠志士報扼腕者也，閣下其念之哉。

華如得書想了半日道：「哦，是了。芝苾學了洋務，遂能製造，又為我大哥並合村人禁戒鴉片，又不知用何法子將小腳婦人一概將腳放大，又說洋務日興，時文不滅而自滅，深知三件事為中國之大弊，欲我規切時事，將這三件事數陳利害，說出所以然有妨礙的緣故來。或做了帖說或發些議論，抄謄了本子至上司前碰運氣，或者有點好處，亦未可知，乃做了一篇革時弊以策富強的論。」其論曰：

竊惟古聖王立國立道，有曰：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，四者相因則知惟有人而一有，而無乎不有；不有人則雖有而亦如無有，其曰人蓋統男女而言之者也。方今中國幅員之廣，生齒之繁，豈曰無人，然以某觀之，則直無人焉已耳，富強亦無可得哉。何以言無人，以某論之，見有自少及老，手一卷而不忍釋，朝野風行，迄無悔悟。是人也問以時務不知，問以世變不對。是經綸天下無人也，宏濟艱難無人也，研練時務無人也，此時文之弊也。

見有晝夜一燈，與鬼為鄰，吞霞納霧，曾不少停。變起倉卒，病莫能興，是人也精神萎頓，筋骨柔脆，失事廢時，在世不久。用以定大難，臨大敵非其人；用以保家室，務稼穡非其人；用以資捍禦，謀戰守非其人；用以興力役，效工作非其人，此之謂合上下朝野而無人，此鴉片之弊也。

見有潘妃再世，宵娘復生，矯揉造作，虧父母身約縲束帛，肢體不靈。是人也冶容誨淫，敗壞風俗，無異木偶，居然廢物。於是事蠶無人，織操井臼無人，供箕帚無人，司炊爨無人，此之謂家無人，此婦人纏腳之弊也。

有此三弊莫之能改，將見家無人則誰與治家，國無人則誰與治國，家國不振，財用日賦，為今之計則莫如去此三弊，使告人者洗心改過不作無益害有益，使工時文者煥發其聰明，研精天時，事事講求製作，利用生民出備皇華，修睦鄰國。於是應變無方者有人，體用兼賅者有人，備禦外患者有人，聯絡中外者有人；使食鴉片者毀管焚槍。愛惜身體，士氣乃奮，工藝乃專，商財乃贏，農力乃倍。於是爛經濟有人，精藝事有人，出財用有人，救荒歉有人；使纏腳者不戾天和，不辱遺體，小之則遺秉滯穗，搗畝扶犁，用以耕作皆其人，大之則驅鐵車戎，板屋樑輶，用以敵愾亦其人。故曰：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，此富強之道也。其駕駘下乘，黍受國恩，蒿目時艱，敢陳利弊，念此三者遭禍靡窮，窮芻蕘之言幸為留意。

華如本與兩江制軍有世誼，遂將論稿附書寄呈，這制台見了論說，這人是時文出身的，今亦知時文無用了，作此大論雖一時不能照行而至理名言卻不可埋沒，因為附片呈奏。皇上見了亦說此論頗有些見識，擬軍務平靜採擇施行遂交部從優議敘。不到一月部議批回：奉旨賞加道銜制台。遂一面飭知華如。其時華如因上司器重其才識亦得差委早已兩月了，今又聞得了道銜便說：「這個功名卻不是時文換來的。」

過了一年華如委期已滿，便說離家數年，不如到家去看看，便告了假回到家中。大家已改了一個樣子，並燒去了屋宇早已復舊了。一進門便見大廳上擺了一架水法，華如見了甚喜。再見了家中大小不必說是喜歡的。次日先生自山中來，華如便賀先生在家得意，並謝了芝苾叫他上書加銜的美意。先生又說：「如今我把時文盡行燒掉了。」

華如道：「我盡行知道。芝苾先生已有書來知照了。」又見了一家女人皆大腳，便問鏡如：「你們二個何不將那年船上的妓女名叫翠琳、愛琳的討回來？」

二人皆說：「不要了，聞得兩個禍水皆嫁了人了。」

華如便說：「嫁了人很好，不到我家來害人便是我家祖宗有靈。」華如談了一回到內室來見一家女人皆是行走如飛，他姪兒杏生，外甥碩泉亦大了皆能識字，華如道：「我將來要請外國先生教你們認洋字，方好中西通用。」

到得晚上華如至鄒小姐房中。鄒小姐亦與丈夫說：「腳大的好，我如今你可愛了。」華如笑了一笑，是夜不必說夫妻久別，恩愛異常。次夜便宿雪花房中，未知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